

★

# 楼下楼上

下楼上楼

对日常生活的反抗和背叛

何玉茹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精选

对日常生活的反抗和背叛

# 楼下楼上

何玉茹/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楼下楼上/何玉茹著. —乌鲁木齐:  
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6  
(蓝色书坊 / 赛妮亚 章德宁 / 主编)  
ISBN 7-228-07042-9  
I. 楼… II. 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  
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7052 号

楼下楼上  
何玉茹 著

---

责任编辑 文珍  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 
邮 编 830001  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 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开 本 850×1168 1/32  
印 张 10. 75  
字 数 250 千字  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8000 册

---

ISBN 7-228-07042-9/I·2553

定价: 18.00 元

## 小事的神灵（代序）

李敬泽

何玉茹是“小事的神灵”。当然，写小事不一定就是小事的神灵，很多时候，人们是把小事写成了大事，比如，女性就可以把私人生活写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性别战争；但在何玉茹那里，小事终是小事，她不会用锯子切割一颗米粒儿，她用小巧的手术刀和显微镜。

于是，通过何玉茹细致的操作，我们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、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，有繁复的意义世界。

何玉茹的小说有人喜欢，有不少的人不喜欢；对一个作家的特性，那些不喜欢她的人可能无意中看得更清楚，比如我吧，有一度看何玉茹的小说我就会心慌，于是就问自己：慌什么呢？

扪心自问的结果是这样的：这些小说里有奇怪的专注和偏执，它压迫人。何玉茹的语调从来不是戏剧性花腔，总是很低、很静，按说不会使人窘迫不安。问题是出在她的尺度感上，她注视着小事，如果她从中发现了事关存在或生存的大意义，我们也不会心慌，但她总是正好停留在小事本身，既不向上、也不向下，这就正好使我们面对生活中游丝般缭绕的日常价值：友谊、温

情、快乐、孤独，等等，在她的注视下，这些最简单、最基本的事物变成了令人困惑的疑难。

我本想说何玉茹是我们的奥斯汀，后来想了想又觉得不是，奥斯汀是温煦和蔼令人愉悦的，她的嘲讽也让胖绅士们自嘲地发笑，但何玉茹似乎敛尽了奥斯汀的烟火气，在奥斯汀谈笑风生的地方，她却孤僻地、沉静地注视和述说。

奥斯汀的世界有高度稳定的价值秩序，日常生活意义充盈，这位姑妈在其中安然自在。而何玉茹所面临的是严重的意义匮乏，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破碎的、荒凉的，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想大事、干大事，小事的意义、如何在无数小事积累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价值感，对此我们几乎毫无兴趣。

所以，我们常常感到何玉茹的小说中有一种叫人不好意思的过敏，我们会心烦意乱地想：何必呢，不至于吧。但何玉茹却偏执地过敏下去，她要让生活在我们眼里变得柔软、充满汁液。

在九十年代，“日常生活”一直是诗和小说的重要主题，事情似乎是，我们终于发现了日常生活。但我宁可以说：只有何玉茹等极少数几个人找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，而何玉茹的作品恰恰与以“日常生活”为旗帜的写作保持着距离。也许是出于天性、也许是深思熟虑，何玉茹似乎知道，当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“日常生活”时，其实仍是被形而上学激情所支配，他们在写作中最终表达的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某种本质性图景。所以，在

看了那么多小说之后，我们总会感到那不是日常生活，而是以“日常生活”为标题的观念艺术。何玉茹也许会非常羡慕那些作家，羡慕他们化繁为简的才能，但更可能，在何玉茹眼里，这种写作是反日常的，它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的质地，是以日常生活的名义逃避日常生活，是不真实的。

何玉茹有通往真实的独特路径，她的路也是最简单、最质朴的路，那就是真正地直接走向事物本身，在一种精确的尺度感指引下，她从不让她的笔溢出事物之外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寻求价值和意义，你不必到天边外，你只需看着眼前，这时你就会发现小事之中有一个上帝、一个神灵，它一直在向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提出问题，我们过去竟没有听到。

听到小事的神灵的声音是我们所不习惯的。看何玉茹的小说我们常常有一种轻微的别扭，它几乎是压迫着我们注视我们本应最为熟悉的事物和情感，结果我们会有一种幻觉，会觉得这一切都有点不真实、不正常。

——这就是何玉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奇异命运，她本来是最正常的，但在我们的语境中，她竟显得偏执，她本来是真实的，但我们的眼睛在这种真实前感到不适。

但这同时也证实了她的写作独特、重要的意义：如果说“真实”就是我们在想像生活时的一种约定、一种习惯，那么，何玉茹恰恰悄悄地修改着这种约定和习惯，只有极少数作家有能力作出这样的修改。在这个意

义上，我甚至愿意说何玉茹是个先锋作家，真正的先锋作家都应该是眼科医生，何玉茹也在为我们矫正视力。



## 蓝色书坊

何玉茹，石家庄人，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。

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连载。

中篇小说《太阳为谁升出来》和短篇小说《到群众中去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“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”和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。

何玉茹的小说细腻灵动、清澈婉丽。

她像一个“灵魂的猎者”，

潜伏于人性的草丛中，探究生活的意义，

追问灵魂的尊严，

以求达到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与反抗。

何玉茹的小说技法是传统的，

但人物的品质却是先锋的。

她像一个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，

矫正着我们日渐衰弱的视力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

何玉茹是中国最有思想实力的女作家。



第一辑

- 拉 面 者 马建刚 / 著  
绝 活 赵光鸣 / 著  
匪 闻 尤凤伟 / 著  
年 月 日 阎连科 / 著  
民 间 刘庆邦 / 著  
公民凯恩 北 村 / 著

第二辑

-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/ 著  
乡村岁月 阎连科 / 著  
原始卷宗 尤凤伟 / 著  
少年时代 刘庆邦 / 著  
不可告人 王 石 / 著  
楼下楼上 何玉茹 / 著  
消失的人类 北 村 / 著

责任编辑 / 文 珍

总体策划 / 赛妮亚



COVER DESIGN TEL: 010-62831607  
装帧设计 / 蒋宏工作室  
JIANGHONG STUDIO



赛妮亚 章德宇 / 主编

作家要运用自己的洞察力，对日常生活进行反抗和解构，实现灵魂的升华。作家永远不要堕落为宣传家。

—— 赛妮亚

何玉茹中



## 下 编 / 真实背景

田园恋情 / 203

快乐村庄 / 216

大家来欢乐 / 231

真实背景 / 251

夜救 / 272

表弟三三 / 282

我信爱情? / 289

写作者说……(代后记) / 何玉茹 (324)

对日常生活的反抗与叛逆

——“灵魂的猎者”何玉茹(代跋) / 赛妮亚 (329)

上编

楼下楼上



## 房租问题

李伯君听到华英出差的消息后心里不由一阵欣喜。他没敢把欣喜露在脸上，只问华英去哪里，去几天，跟谁一起去等等，问完了便去了洗澡间。华英喜欢干净，呆会儿上床亲热他不能因为不洗澡让华英嫌弃他。他常常感到奇怪，做那种事时他总是晕眩得要死华英却可以清醒如常，他身体的气味儿、头发的气味儿以及脚丫子的气味儿她都能够分辨得毫无差错，且还在他最晕眩的时候忽然地提醒给他。这让李伯君不得不养成了每天洗澡的习惯。从前可不，从前一星期洗一次就够委屈的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李伯君把洗澡看成是委屈自己的事情，洗一次就委屈一次，每天洗就等于每天都在委屈着自己啊。李伯君忽然明白他欣喜的原由了，华英一走，他至少可以不洗澡就上床睡觉了。

第二天，华英一大早就出了家门，出门前对仍躺在床上的李伯君说，记住，常去看看小宁，还有，房租的事，你不能心慈手软，哪天交就是哪天交，一天也不能拖，头回没个规矩，往后就更没个准儿了。李伯君答应着坐了起来，他知道在华英出远门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华英是不高兴的，对他说这番昨晚就说过了的话其实是在唤他起床。可是他的眼睛想睁也睁不开，待华英终于砰地关上了房门，他立刻将穿了一只袖子的衬衣脱下，又一次躺下睡去了。

李伯君和华英住在两间北屋里，租出去的是两间东屋。两间东屋从前是李伯君的父母住着的，因这一居民区要拆迁，市房管局换给了与这北屋、东屋面积相近的两套楼房，李伯君让父母和

女儿先搬过去了，自己还住在这里，等待拆迁的最后时刻。他知道这“最后时刻”是说不准的事，也许近在十天八天，也许远在一一年半载，这一带多是与这城市同岁的老居民，多年来出门就是自由市场，出了自由市场就是商场、影院，哪儿那么容易说搬就搬的。他的父母临走还哭了一回又一回的，要不是为他和华英上班方便，为小宁新上的高中离楼房近些，老头老太太怎么也要拖一拖的，不是那么多人都在拖么，胡同口的自由市场不是照样人挤人地在热闹着么。他的父母是最早一批搬出去的，为此他很是有些内疚，他这样的年纪还不舍得搬，何况是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呢。他对父母说，收了房租全归你们，你们想咋花咋花。他自是有开玩笑的意思，父母听了却还是不大高兴，说，少提钱的事，搬家要是跟钱有关系，我们死也不搬的。一句话使李伯君再也不敢吱声了。

李伯君是被院儿里哗哗的水声吵醒的。他的床头紧挨窗子，拨开窗帘向外望去，见是那租房的女人，正站在水管旁边，看水哗哗地流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水桶里。小院儿里已满是阳光了，阳光下的女人显得懒洋洋的，嘴里咕咕啾啾地咀嚼着什么，穿着也十分地随意，大红拖鞋，白色短裤，无袖、齐腰的米黄色汗衫，有时低一低头，短裤与汗衫之间就有一道中间色显露出来。李伯君看一看表，已是十点半钟了，他想，这院儿里刚起床的人不止他一个呢。

李伯君穿好衣服，看那女人提了水桶进了东屋，才推门走了出去。他一向不善于同女人搭话，特别是生疏的女人。

老居民区就这样不方便，一条胡同的人共用一处厕所，出了院子还要走上十几米。李伯君几十年如一日倒是早习惯了，可那女人跟他谈房价时开口就提出厕所和洗澡的问题，使李伯君不得不又退让了五十元。李伯君对华英说，女人就是事多，要是男人决不会提这种事的。华英说，如今这乱世道，赶上拆迁就更是乱



世中的乱世，女人还是要比男人可靠些，遇上蛮横的，住了房不付你房租不更倒霉？李伯君说，以为女人就没有刁钻的，真赖起来你更没办法。华英说话从来是要占上风的，便说，我看人家提厕所、洗澡的事情也是正理，谁不去厕所不洗澡啊，当初要不是我死活闹着修起个洗澡间，你怕是还十天半月洗一次呢。华英这样说李伯君就再没话说了，但他从心里是不喜欢这租房子的女人的，不是因为那五十元，是这女人的长相，颧骨太高，眼睛太大，脸也太长，属最不着人怜爱的那种。有的男人喜欢看女人的脸蛋，有的男人喜欢看女人的身条，李伯君不晓得自己喜欢看女人的什么，但不喜欢什么他是一看就能看个准的。他想华英大约看出了他对这女人的反感，才愈发要坚持留她，他若透出对这女人的兴趣，华英就定是另一番相反的话了。他暗自笑着华英，却也有些不明白自己，找房客又不是找情人，好看难看又有何妨？

李伯君刚走出屋门，从东屋里也同时走出个人来，不是那女的，却是个胖胖的矮个子男人。男人见到李伯君也怔了一下，没说什么就走在了李伯君的前面。李伯君看他走出院门，又看他从院门拐向胡同，然后消失在胡同口外的人群里，李伯君想，她只说一个人住，并没说过有什么男人啊。他抬头看看胡同上方的太阳，不由又觉得是自己的多疑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人找她说点什么也算正常。可他又想，她不是在街上开理发店吗，大上午的不在理发店钻在家里做什么呢？还是刚起床的样子。

厕所在靠近胡同口的地方，李伯君去完厕所往胡同里走。胡同狭窄得很，两个人须侧身才能过去。这时，偏偏就见那女房客朝了他走过来。

女房客只换了一件短袖水红上衣，下身仍是那条短裤，拖鞋也没换，脚下响着踢踢踏踏的声音。走近时，李伯君的目光就停留在那双拖鞋上，厚厚的底子，红色面上印有细细的蓝色花纹。

李伯君本想就这样看着女房客的拖鞋走过去，没想到耳边忽